



白沙子全集

和6  
1084  
13

十三



門八和6  
1084  
13

白兔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  
公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沖淡之  
流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爲  
之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  
而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君篤於事死之禮  
謂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  
不省者有以藉口乃告於季父絢洎伯兄裕割  
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爲祠有事於  
此必誠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



白沙子全集 卷四 三  
端拱立祠下以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  
歲辛卯秋始大營材爲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  
度茲役將諏日始事語人曰吾息奄奄吾旦夕  
死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處吾深  
懼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  
中滾滾不絕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  
咸勸之令止勿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余  
與訣父兄子弟具在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  
日遂卒卒之時年四十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

日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子秉中爲君後  
云

### 題跋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弘治甲寅  
十月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  
漏聲殘老來動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  
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白沙先生全集 卷四 五七  
歸夢到家山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輩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鎮蜀時題劔閣卽此詞也曩夢拜公坐我於床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翱翔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烏虜古今幽明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陶公由吾邑長進秩憲僉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構思德碑文一首詣余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諸父兄坐既定余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于外報至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爲營以塞四境要

自注沙石全集 卷四 想  
害設守備之法內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  
之凡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  
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爲  
事務實而不爲虛文故能取必于此經歷久遠  
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  
知也公家廣右之鬱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  
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遏  
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衆賊將伐木取坯土  
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

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邑之安吾與諸  
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  
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  
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專豈諸父兄與作碑  
者之意耶公爲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  
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  
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  
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  
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

白雲子金集 卷四 魏  
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冒言之以  
補碑之弗及若夫述職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  
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虜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  
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  
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  
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  
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

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  
臨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故不能於此然則  
從事於詩書及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  
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鬪靡而  
不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  
大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余讀二氏  
之辭有感故錄而藏之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爲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余覽

白沙子全集 卷四  
之歎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  
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於一日  
以爲足吾意副使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  
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  
或亟稱之必深願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  
也

書蓮塘書屋册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  
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庵三

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  
生與予同事吳聘君予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  
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在居  
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臥病慶壽寺之數人者  
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  
會也侍御示于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  
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盈耳也  
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  
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

自注  
朱晦翁集  
卷四  
六  
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今  
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  
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  
婁氏自爲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  
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  
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  
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  
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  
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

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爲要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  
曰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  
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  
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凡克貞之  
所修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



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爲何如

誠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旣可鄙矣傳於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耻與爲伍遂亾士夫之名此豈

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旣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歎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

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

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恣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餼羊猶存也此舉雖過然究其爲心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

錄算一過諸君其誌之

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之道  
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  
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  
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  
往喻俾悉知余意

與容珪帖

向等雖在門墻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  
名分相繫爲美談耳雖然賢於吹雪者多矣廣  
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  
意乎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其實命之而云自書者貫不自以爲過導  
之使知悔也貫之此舉某初益以爲可卒歸於  
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愆義規畫無度皆  
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其責之而不得  
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錄矣自罰必

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爲限復深責望之昭  
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  
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  
其可侮哉

漫筆示李世卿湛民澤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  
里平時還往人十亾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  
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蚤晚死者恒多嗚虜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  
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不  
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  
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  
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  
歲月固不待人也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

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爲和之楊鐵厓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緻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

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語安得鐵厓生並世余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鐵厓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真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旣未及見因附論鐵厓之後如此云

跋梁曉挽李唐詩

曉爲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爲

幸然曉之於唐旣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曉之不  
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曉說苟無聖人  
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曉不能以一日活世間  
况於唐乎曉之爲人謀亦疎矣曉乎其自處可  
也

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  
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  
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

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鏤一  
見驚絕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  
某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  
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鏤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  
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  
月至是三易歲當鏤求跋語時屬纊來一年矣  
烏虜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  
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  
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

其丰采而得其爲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  
而興者矣其猶望此於百世之下况其邇者乎  
後生可畏鏤其念諸門人某謹識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名瓚字德潤  
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

詡之  
父也

讀漳州功德絕句云罷守三州臥兩山漳州面  
目此碑間郡人欲識蒙庵老也傍斯文捉一班  
作碑者林蒙庵曩於京師見其人慎許可人以  
是信之今直靠也作證明師也蒙庵見拙詩想  
爲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

###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  
涼草樹秋云脩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  
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  
者也後人誠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  
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  
得徧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

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麤  
有得焉問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  
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  
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絕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  
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旣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  
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旣以答世  
欽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首言大塘書

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頷聯言爲學當求諸心  
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  
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  
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塘  
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  
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秬益口耳所  
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  
信而自得也未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



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爲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爲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耻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速勾丁知縣廟疏

立一祠旣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

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歆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必有聞義而興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卽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其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

書鄭檢討所編劉閔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吾平日所得於其友

劉閔子賢手書會而編之以爲此卷子賢嘗以  
孝行聞于鄉之人今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共  
學而鄭先生不没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  
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  
無所於謀也三旬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  
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  
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  
可也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絕昔人所能者例不可  
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余固其所矣惜予貧  
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人所謂旋渦底佛安  
能救落水羅漢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  
於余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余無一日之  
雅奚以亮余之能惠予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  
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士如予而  
無予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  
之

書玉枕山詩話後  
余又有回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疎鐘雨  
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  
充玉枕錢床風無意緒吹斷藥爐烟第三聯亦  
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  
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  
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  
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  
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

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  
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  
甚羣啄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  
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爲晏嬰  
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九月二  
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  
生玉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過白沙

乞詩榮莆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  
予旣贈之詩復錄近作七絕於此莆有大理黃  
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以此卷呈之

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淒淒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  
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  
遠道天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  
陽道旣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  
衆芳汎汎輕航駕言出游不泥一邦雲龍風虎

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是壑之水  
汨汨洋洋不亦深乎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  
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  
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  
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猗歟休哉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余題中流砥柱圖余讀彭秋官  
序文雖非正說此圖而意已足末舉元貞事一  
段結裹尤警策有力故予倣其意而切言之蓋

白沙子全集 卷四  
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爲諛辭其辭曰使君使君不厭真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爲訕信死生爲戚忻而以嗜欲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偶書遺湛民澤龔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真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拄地四方惟

意所如諸君卽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龍嘯明月是真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吾夢長髯翁遺予羅浮山盡四百三十二峯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筇之入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歎聞者便自

白雲子全集 卷四  
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更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亦正用得著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錄來見示爲幸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乎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其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虜安得見古醉鄉之逃以與之共飲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旣研于心又叅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

浪益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以陶吾情以調吾性吾所以游於藝也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

終

